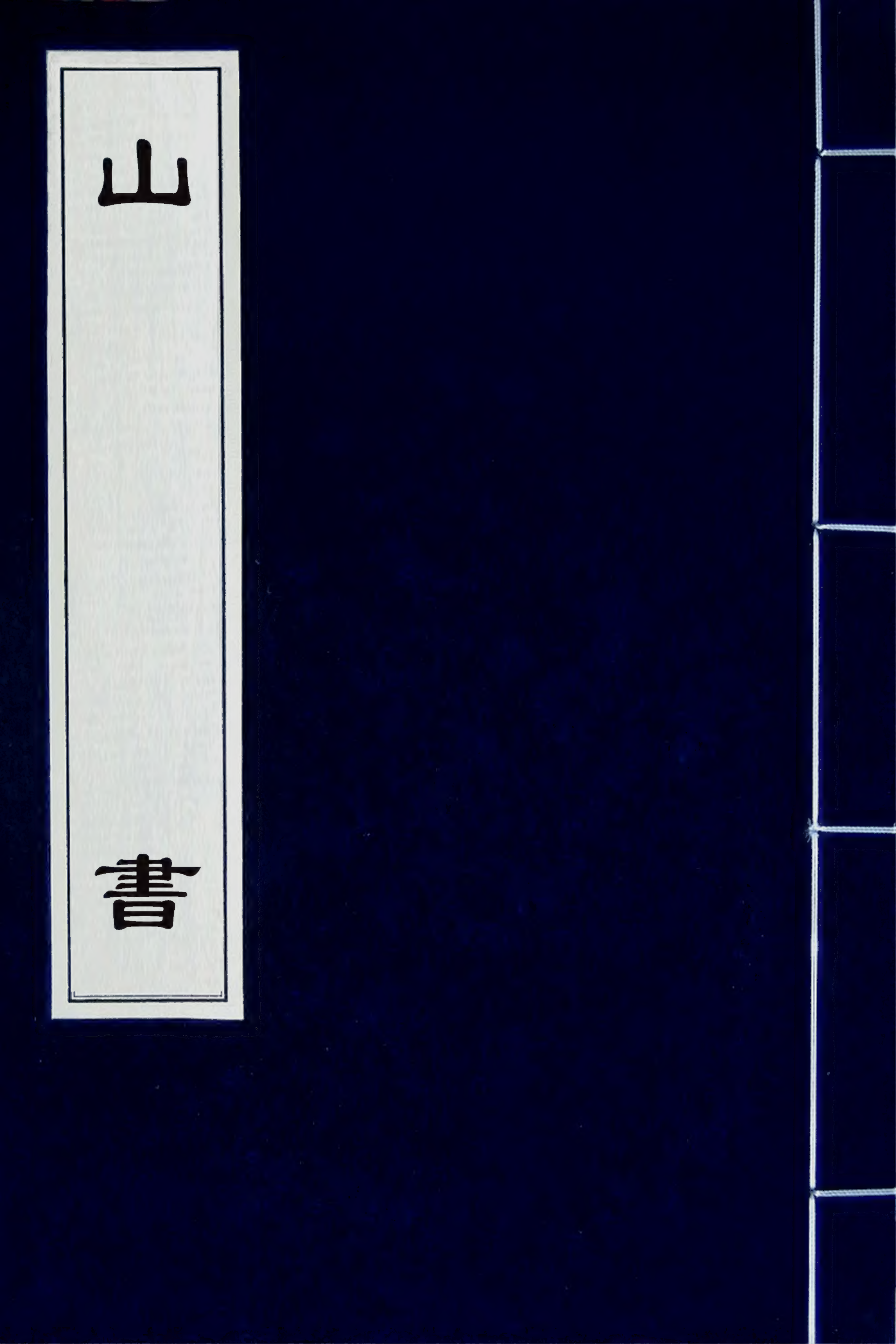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七卷

申飭鹽政

崇禎七年正月諭戶部淮鹽正課多逋皆由積蠹不清商困已極如縱私鹽賄掣引貪割設造訪拿及入究撓封寄弊吏胥歷年叢奸從前何無釐剔又如疏理官已裁吏役仍舊弁護鹽營守備衙門諸費已經奉旨一任因循移冒殊屬不法通着見任巡鹽御史嚴加懲汰清查未盡情弊力裁革以挽鹽政

泰交實效

正月刑科給事中姜應甲疏言臣伏而思之國家之天下不爲不廣皇上之治天下不爲不勤勤以治之而且七年不爲不久然而天下猶昔也尚可循途守轍不反而思其故乎即諸臣之條陳何日不上皇上之批答何日不下然上與下交相擬議秖是紙上之文章耳夫亦有紙上之文章而可與治天下者乎皇上實爲天下計當察諸條奏之中果有關治亂者使進是臣面悉之旋

進諸大臣共商之此一事也為利幾分為害幾分不悍數日講究一事天數日一事數月十事則一年可得數十事也譬畫既定信而行之不撓不阻不求目前之速效不受文法之牽拘利害之數明則無所用其瞻顧講究之理徹亦無所逭其功罪行之既久其猷必遠其效自彰天下之大政不過數端一年尚集數十事矣況七年乎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于天下良非虛語雖然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手與器習則動而多獲

人與地宜則往而攸利職伏見皇上涖政以來輔臣銓
臣樞臣以至封疆之重臣多者五六輩少者二三輩矣
用之時見為天下之至賢舍之時見為天下之至不肖
夫進賢退不肖黜陟加轉環誠足以見皇上之虛懷樂
善然而換一人必誤一事換兩人即誤兩事人誠不足
惜而事其堪再誤乎此無他不慎于早也國家用人之
法大則廷推小則保舉兩者總歸之朝廷之獨鑒夫人
主高居九重何所憑以鑒諸臣之才品是當取其法而

謀也之去者早朝晏罷專以莅政令則不然鶩鶩趨蹌周還升降觀禮而已仰屋胥吁之精神無裨修明之萬一切要之法謂宜對群臣實課國事于樞臣則問之以封疆藩臣叅酌于旁諫臣執筆于左右不嫌各展所長一日所對不更數十人不止開霽和婉脫略形迹務求詳盡彼既獻其謀猷必復深其底蘊簡要而明切者知其為能臣疏亮而恬靜者知其為良臣謇諤而不說隨者知其為正臣儉樸而不浮誇者知其為清臣群臣之

見皇上也嚴齋祇畏不暇匪而肺肝而皇上之聰明千萬倍于群臣之聰明既見之熟必知之深既知之深必用之力人以是舉政以是行猶探物于囊而駕輕于疾也或謂堂階之體略則近褻庶務之神煩而必勞是又不然刑獄錢穀諸務一一皆經睿覽何況于群臣之對揚何者天下諸司入覲皇上曾召對于朔望群臣欽承已經傳之環海以為美談此今日泰交之一證也書曰作之君作之師言君又言師者以撫御兼教養之謂也

人之材技日懈弛則日彫落日磨淬則日英敏既察其材仍善其用以守見者勿謫之以才以質見者當略之以貌如是則竹頭木屑與杞梓俱登近則一二年遠或三四年成平之治可立而待矣

星曜行度

正月大學士徐光啟卒以薦舉知歷山東參政李天經督修歷法天經疏言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間會于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于是月前

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
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歷家于列宿借星有經度無
緯度雖回回歷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緯度數時
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歷筭在八
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筭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
一十分相距兩日臣于閏八月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
正高五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
初一刻一十分脗合新歷隨取輔臣徐光啟從前測景

薄數與年供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
爲今日節氣差訛之一証葢太陽行黄道中線逈二分
而黄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
逈二至則過赤道内外各二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二
十三度爲真至則兩道相交于一線詎不爲真分乎太
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
寡不獨秋分爲然諸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闗係禮部
奏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朝廷典例

三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疏言臣日有計典告成一疏首及璫官恭謁內臣事惟自循職掌以質皇上培養士節之意荷蒙聖度優容不即罪斥微臣感激維以益思恪遵明旨勉供本職何敢復有瑣陳頃閱總理太監張彝憲有疏陳辯臣取邸報讀之見其紙滿椽鋒穿穿詬厲彝憲自矜為如簧之巧臣直等諸底蛙之鳴不屑角亦不欲角也惟是事關典制誼難忍嘿則不得不

乎心為彝憲實焉彝憲所長轉求勝惟尊朝廷一語臣以為尊朝廷莫大于尊朝廷之典例知府分屬有司見藩臬行屬禮為典例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耳故事諸司至京先謁吏部各衙門投册為典例先謁內臣亦典例耳事屬典例所共守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屬彝憲所自創即長揖祇增其辱臣伏覩高皇帝建官立法各有深意內臣自巾服靴帽皆與外臣有別而猶嚴交結之條此非內外異視也內臣有內臣相臨之禮內臣不得

繩外臣猶外臣之不得繩內臣若必欲以內臣繩外臣
會典所不必載以致國家二百六十餘年來內臣未有
受外臣參駁者有之止王振汪直劉瑾數人彼皆焰赫
一時穢流千古彝憲於事聖明正宜恪照軌度臣前疏
爰外臣以郎政愛彝憲以禮彝憲何以規為瑣坐臣以
瀆冒重罰天路焉不齒禮豈為內臣設而乃妄引為赦
臣弄于臣恐威權漸灼斧柯難尋自此有大于外臣參
駁者誰復敢攖其鋒臣身不足惜天下事亦大可寒心

矣猶可駭者惟天稱命惟君稱命秦檜何人藩臬何官輒敢入告曰止命之揖位在貂璫儼然命令自處尊朝廷者固如是乎臣立身頗有本末以御史降調京倅將及三年始陞僉事不爲躐陟至儒者道德必宗孔孟于義而下誰敢比擬若文章弗如韓蘇秦檜以爲弗如臣誠非如但小臣無辭免之例義惟有求斥耳伏乞皇上俯從秦檜言將臣斷腸罷黜以洩秦檜之恨以終全臣廉恥自愛以愛人之心臣感恩世世何憾焉臣于秦檜

素不諳有何成心前既實從士習人心起見而奚憲口

不擇昔朋黨二字豈宜挑敵于聖明之世且奚憲肯核

錢粮亦既有日金錢許若者衆何不加賦而用是者衆

何總理伎倆概見而徒脅守令自明尊大亦何益于朝

廷之有無乎古今治亂關不容髮伏乞皇上博觀史冊

自為社稷大計奚憲即再有長辯臣恃聖明在上不復

置喙矣

武階劄付

七月諭國家崇重武階非功不授近劄付加銜一事偕
溯廷名器尊官小錯營妨賢濫偽糜廩冠軍大非法體
雖曾察禁未見祇遵着兵部通行各督鎮嚴加飭核如
克壯技勇著有軍功的確可據量與給劄職銜至僉書
守備而止又必將給授緣由開具明白即時奏報以憑
稽考其餘冗閑雜職并猾伶胥等項營弊猾私冒濫冠
裳者供一概汰革仍責追所給劄付燒毀如有隱匿招
搖誆騙市里者訪拿究問其撫按道等官不許擅劄各著

永遠遵行

請改光宗實錄

八月少詹文震孟疏言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敬對見其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光帝之冊立與天梃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

至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竄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刪
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
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
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祕洗
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宮
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章斯
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非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
慎嬪以彰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

勅乃先帝祀藏而未肴明使今日編修將何所據流傳
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成不
可復出則逆瑞之矯旨且能行于當年聖明之獨斷豈
不易于反手視為緩局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
臣謹摘甚者工續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諄諄恳眷儼
然負扆莅之重儲宫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
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册立一事自萬
歷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

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己而為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株敝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奸黨構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同奏張差話不情貫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

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拉謀危東
宮之說詞進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
登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
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
以風癲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寀奏張差口詞指為
拉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嘿然而一有言者輒
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
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給事中惠

世揚訊論劉廷元遂謂張差狂闖御道闌入東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提獄風魔皇補是其務讞決平允自王之寀突倡構釁徒黨因以為利他事譏廷元未嘗攻風癲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發之逆至于寀處至于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即惡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璫欲借為戎首遍救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啟事乃云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況

風癲之豢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
為倡始顯攻之要與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
東宮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支任似
不必言官詭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者剌骨
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
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于
神祖及光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
大抵闖宮一事梃擊殿簷近侍供語亦天下奇變也必

視為平常而不當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士疾大漸名李可灼弁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遺為許世子不嘗藥之論群小附和囂然踳沸汙蔑君父哉成晦暝之世無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關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殘杖殺方士柳泌泌蓋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顧其主之長生而餌

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爲過後世亦不以爲究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况誤傷天子乎即此肆諸市朝亦人情所快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後世且宫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曰群小曰汙蔑曰晦昧此皆要與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工五條僅摘其尤悖者伏乞聖裁即勑史官遂一改正或取天啟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

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鉞可憑而于皇工之達孝亦有光矣方今氛氣未靖四郊多壘試謂臣言非其時而邪說之害甚于兵戈自古記之矣況目覩正孝之聖主永言維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薦舉冢臣

八月二十一日帝御平臺召內閣九卿科道及翰林院等官各舉堪任吏部尚書者閣臣溫體仁奏臣等先舉恐諸臣觀望俟諸臣舉後方舉所知吏科盧兆龍等亦

奏科道例不薦舉只舉有不當的方行糾劾西班定國
公徐允禎等奏臣等例不與推文官上令各舉所知也
好遂令內璫授紙筆令書名于是西班先舉原任吏部
尚書王永光南吏部尚書謝陞兵部尚書張鳳翼戎政
尚書陸完學刑部尚書胡應台南吏部左侍郎張捷舉
南都御史唐世濟原任尚書呂純如右侍郎賀逢聖舉
其鄉胡應台戶部尚書侯恂舉南戶部尚書鄭三俊禮
部尚書李康先舉侯恂右侍郎陳子壯舉其師內閣大

學士王應熊如高拱故事采晒之兵部尚書張鳳翼舉侯恂刑部尚書胡應台舉其鄉原任尚書陳所學工部尚書周士樸舉其師左都御史張延登戶兵刑工各侍郎俱舉其鄉尚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田惟嘉舉胡應台右僉都御史帥衆亦舉應台及其鄉原任侍郎李邦華大理寺卿朱大啟舉謝陞唐世濟左右少卿李日宣鍾炌共舉侯恂胡應台鄭三俊及其鄉南工部尚書劉定國左寺丞李悉方舉其鄉原任尚書商周祚原任府

尹劉宗周通政司通政楊建烈舉侯恂左通政吳甡舉鄭三俊翰林院掌院詹事吳士元舉胡應台既畢于是大學士溫體仁錢士升同舉謝陞大學士王應熊舉唐世濟大學士何吾騶舉侯恂帝曰在北各官現有職掌不必推因詢謝陞唐世濟何如人輔臣各奏對次及呂純如帝曰純如係逆案中人且問科道如何說于是吏科盧兆龍首糾而工科孫晋兵科蔣德璟繼之御史金光辰韓一元繼之獨掌河南御史羅元賓嘿無一語而

張捷乃爲純如至云用純如不効願同罪帝曰既是廷衆中人不用也張捷復以此詢陳所學商周祚諸人已復令九卿各擧侍郎一人而退

實錄帝系

十月右諭德兼侍講許士柔疏言臣備員史局執事神廟熹廟兩朝纂修之役得于皇考實錄大端月務手鈔反覆參訂尤加詳愼竊見夫本朝實錄一書卽古帝王本紀史家編年遺意也其間提綱振目最重且大莫若

聖作明述世系相傳之際攷總紀之則父子母后之倫
書之必其倫分紀之則兄弟同宮異寢之序書之又必
其明惟明且倫乃爲實錄此定體也以臣覵于皇考改
世系錄猶略焉不可解臣謹按原錄萬歷三十三年乙
巳十一月十四日皇考第一子生命廟諱孝和皇后出
此熹廟爲生之自所當書也後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
廿八日皇考第二子生命某名孝和皇后出追封簡懷
王後三十七年己酉七月十五日皇考第三子生命某

名母選侍王氏出後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十六日皇
考弟四子生命亦名母選侍孝氏出諸王子迹生之自
兆所留書也迨至我皇上鳳翔龍興之瑞孝純皇后摺
天懷日之祥亦實在爲歷庚戌朋則聖母氏族所自出
封號所自隆録中固自當具載皇上娠毅之年聖誕之
日命名之與潛邸之號録中尤自當表明蓋必如是而
後倫脩而序明可以見皇考當時前有爲之作後有爲
之述後宮多倪天之媛五葉肇承乾之允暨乎聖母麟

趾之並脉天母寶齡之緜福貽代盛烈誠可以光示于
天下萬世無窮也亦必如是始見我皇上帝降之最奇
天命之攸歸三代以來所未有而貽代二百餘年所僅
見也乃臣所閱改錄則考以皇上垂教之年聖誕之日
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更考
以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而且
涵及諸王之生與所生之自花萼相輝之美鶺鴒並飼
之仁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所書者止三十三年乙巳皇

考第一子而已矣寔考實生五子而何以獨紀其一皇
上實有四兄而何以竟遺其三臣不能解也且臣同官
文震孟所言此改錄所筆焉者也筆焉而不信天下萬
世猶得按其筆而正之若今臣所言此改錄所削焉者
也削焉而不著則將使天下後世讀皇考實錄者謂聖
躬之誕降果何辰謂聖母之發祥果何姓謂其間花萼
相輝映者又果幾何人是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
倫皆缺而不具晦而不辨也臣所謂不可解者此也或

爲之解曰皇上之誕降聖母之發祥在皇考之藩雖不書而萬曆三十八年皇第五孫之生當必書之也臣則曰自仁宗親上而至于祖自義宗祖下而至于禰祖廟尊而遠何若禰廟親而近以明明天子不大書于禰廟皇子之列而附書于祖廟皇孫之列此何可爲訓也又或爲之解曰皇上之誕降聖母之發祥在皇考之藩即不書而天啓五年皇五弟之冠婚冊號當必書之也臣則曰父子相傳之謂世兄弟相傳之謂及總由一本之

繼體須辨兩宮之名乳況冠婚册號乃成立以後之典
禮誕降嶔祥乃哲命初生之本原本原早已不著典禮
何自而加以明明天子不早揭其岐嶷天錫之始而雜
見于藩邸婚封之列又何可訓也若此者其在當日筆
則筆削則削果無心耶抑有心耶其無心是直玩弄系
而輕削之其有心是又褻弄系而故削之也今原錄雖
不藏史成然聞當日之史臣齊習而藏之閣中矣皇上
試令典籍搜取詳加審覽此段紀載原錄有是乎無是

于原錄而有之則原錄宜復也原錄而無之則改錄何
以不補也況原錄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而統系之詳
慎如此及改錄之成在皇上御極之初而統系之悖忽
如彼將何以傳信天下萬世也抑宮闈更有大典今日
不容不著明者考元貞皇后皇考之元配也遡青宮衣
飾之春則當以萬歷三十年二月書大婚以正其始迨
副禕揄狄之冬則當以萬歷四十一年十二月書辭御
以正其終而今錄勿書也天下後世考皇考元配之始

未著將何徵也孝和皇后慕廟之所鍾慶也在承華懸
矢之辰業已于萬歷三十四年三月書封號以著有初
至景殿騰茂之夕亦當以萬歷四十七年三月書辭御
以著有卒而今錄又勿全書也天下後世考慕廟鍾慶
之始未著又將何徵也至孝純皇后之辭御月日已載
諸紀與而其年亦不著于錄中此又所當詳載著也臣
所謂總紀之欲其明著也總之今日之錄本紀編年之
意微而提綱振目之法泯義例不問所重輕筆削不表

所緩急而臣于皇考實錄尤獨注詳者則以列聖實錄祇取當年之行事分著本年之條目而遂可備一王之書皇考實錄必以一月之紀載備舉四朔之大綱而後可以成一代之史此臣所以積慮于中欲陳已久不能不為皇上備悉之而仰祈聖裁者也

又詳考補牘

臣前有帝室世系一疏仰祈聖睿從取原錄詳加參訂以定信史奉旨實錄體裁自有累朝成例不必復滋煩

議臣恭繹明綸敢不敬惟奉持無容再瀆然臣中夜思
維平旦惕然竊有不得已而言者則臣嘗考之累朝實
錄矣臣未暇全舉即以我太祖高皇帝二十五子憲宗
純皇帝十有四子其最盛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名書婚
書封母后著焉仁宗昭皇帝十子世宗肅皇帝八子亦
最盛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名書婚書封母后著焉次及
妃嬪公主以至冠婚典禮莫不燦列昭如雲漢是帝皇
世系未嘗纖毫不具錄中此成例也從未有以不書世

係為成例者也但我皇考在位止是一月其世系書法既不能如列聖條析于編年之中自當彙要提綱統列于總紀之首而臣閱改錄揆循殊甚即我皇上聖母孝純皇后並未紀載其餘可知且臣遡此錄告成之日在皇上元年二月是皇上登大寶既半年矣我朝列聖一帝止生一帝而我皇考而生二帝則為臣子者以皇考總紀之首篇紀皇上龍興之盛事自是千古無兩之美業而改錄不然反舉原錄而刪削焉則臣前疏所論列

者政謂大改錄與累朝成例有所不合也如果合成例
臣又有何言若原錄總紀則世系明倫仰祈我皇上試
查取詳覽其是非得失必有喻然者此臣前疏所謂原
錄宜復也乃臣積慮詳訂前疏有未敢深言與未及悉
言者以聖明在上臣安敢復隱而不吐以滕狗溢戾其
一曰高皇后之祭與宜書也蓋禮莫大于祭祭莫重于
始祖而國家以八月初十日高皇后忌辰祭奉先殿先
二曰奉祭孔萬世不祧之廟制累朝實錄所必書而世

宗肅皇帝以是月聖誕議先期受賀議同日舉行實錄
所載尤詳令皇考元年八月初三日奉先殿行禮書弗
書也若曰不舉而不書則以皇考之孝敬必無此大節
若曰舉之而不書是以臣子之玩忽陷皇考于廢禮也
且是月初八日孝康皇后之祭則書初二日先師孔子
之祭則書而何以獨漏于高皇后也其一曰孝端顯皇
后之為嫡母宜書也夫分尊于正嫡而恩莫大于保聖
當孝靖皇后封號未加我皇后青宮未定而貴妃顯號

先陞之日國本幾危于震虩天心幸託諸坤寧商山之羽翼曾未能數日而河洲之荇菜乃可以補天在當日調護之苦心真千古慈聖之極則乃至于今外臣尚諭夾輔之功而中宮不言顧復之德即貴妃尚見封后之諭而嫡母不蒙其恩勤之勞此真天理所不可磨而在人心所不容泯者也臣所未敢深言者此也又其一曰皇考之冠禮天冠禮成人之始嘉事之重與婚禮並著累朝可考也况古者天子之子十五而冠而皇考以二

十而冠即以二十而婚禮列帝嘉禮後期已甚此非危
疑震撼所關特重今何以不書也其一曰皇考之公主
夫公主同氣之至親內戚之至貴與皇子並書亦累朝
可考也蓋古男女異長以辨內外而皇考本有八女封
三主則寧德遂平安樂其并字于歸皆骨肉毛裏所係
最親今何以不書也此臣所未悉言者此也凡此皆大
經大法典章首務聖明在上臣子所當有言無諱而皇
上孝思無窮所當下明詔令史局著之本錄者也至于

書法有宜繁宜簡則以歷聖在位多歷年所其于編年
既詳則于總紀可約而皇考在位正是一月天既不暇
編年自當詳于總紀此史官之事臣業已具揭閣臣無
容贅瀆聖聽也臣職在史局叨祿十有餘年外無疆場
汗馬之勞內無民社專城之績惟是討論致實次第編
摩以供史職庶無瘝官致敢不辭煩瀆仰祈聖聽

論中官閣部

十一月兵部主事賀王盛疏言竊惟中官監視之撤不

谷隣閣部輕重之權關于治忽頃臣昧死陳言幸逃譴責而履亟之愚猶有未盡者蓋臣之請罷監視也顧皇上以世宗皇帝為法考嘉靖之世邊疆多故虜寇熾動其時天下非無事也然各邊各有鎮守中官相沿于正德之舊者自嘉靖八年以後用輔臣張孚敬及本兵胡世寧言悉以裁撤皇上英明神武同揆肅皇追獻咸發春之時臨御亦八年矣作述相承恰在今日如謂敢玩非璫不清查餉非璫不可則聖如太祖不必有兵

預政之防斷如宣宗不必有侍寵作威之禁而孝宗皇帝與內閣劉謝諸臣咨議于暖閣平臺欲奪內侍權盡復祖宗舊者何勤勤懇懇若斯之銳也且如肅宗在御邊防曷嘗不有隳壞邊吏曷嘗不有玩玩既時棘而才難似當以權宜別弊為務而肅皇于此斷斷無疑謂非所以詔來茲而履霜之漸不可不深長思也故雖有庶如阮安也如雲奇賢如巢吉懷恩陳準之流除給事掖庭皆非其職而況此中吾類百無二三皇上至嚴明也

權敵而威寵之至不測也而閹恩印光聲所至猶能逼
殺縣官其橫如是脫以此胄貽之他日聖子神孫當復
何如若夫醜正賍訣傾危構陷文武臣僚俛首吞氣而
莫敢誰何久矣一旦根株盤結黨類繁滋漢唐殷鑒不
寒心哉所謂中官監視之撤不容跡踏者此也高皇帝
洪武十一年敕六部尚皆得自奏事取旨不得關白中
書十三年罷中書省不設丞相陞六部尚書之秩以省
務歸之祖宗立政之意至深且遠孜景朔繼統皆閣部

相參委任無間如三楊蹇夏及劉健謝遷馬文升王恕之倫並寄心腹咸在左右故洪熙宣德弘治之政休明然治先于二祖自嘉靖以來人主罕與群臣廷決事之可否悉取裁于票擬內閣始以代言之任凌尚書出其上于是大臣喘喘順旨若六曹吏而今無變也進退人材非閣不決罪功爵賞非閣不允尚書接跡請事于朝房而閣臣者務為深嚴矜重以示裕麗惟我之態皇上試察今日之事有一不禀于內閣者乎古人所謂集思

殷盈吐握勤勞恐不如是夫既散中書之政于六部而復歸六部之政于中書則是顯避其名而陰襲其實使天下後世謂我朝有不食堂封之宰相不開府第之三公彼姓名不出于金甌枚卜不稱于廷舉而得之者愈斜而愈橫忍悉而忽逞安能引止足之分崇廉恥之防化恩仇之見而捐威福之柄夫庶事不可以一人理也雖文武之聖兵刑禮教猶分職于六卿皇上試取周官立政諸書及累朝實錄觀之明良交泰自可概見然而

此大事也　言出禍隨勢無全理獨念臣之一身為皇上
所成就而敎稱無路惟引朝廷之大體明祖宗之舊章
竭其愚衷控達宸聽即糜碎于横奸之手其甘如飴皇
上第採臣言深思遠覽以杜擾權壞紀之漸時時廷見
九卿商略機務則靈長之業實式憑之所謂閣部輕重
之權關乎治忽者此也臣以死奮筆惟聖明垂察

考選議禁

十二月右庶子倪元璐疏言頃銓臣張捷奏辯臣疏横

口誣訐伏奉聖旨倪元璐供事講筵不必干求其干與
考選援送議䕫事情着自行回奏張捷看遵旨速出佐
銓毋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臣謹稽實以對今年夏秋
之交吏禮二部乃奉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盈庭紛然
未決一日偶于客座遇吏科都給事中薛國觀者問之
國觀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蓋由文治不能熏收闈
部不便同事臣時從衆偶攙聽見國觀躍然以為可行
座衆亦同聲稱善隨即別去越數日忽舊冢臣李長庚

露封貽臣一跪日外閣傳有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臣欲謝不敏而重違其撝謙問盲之意又不便書答乃夜草一議亦露封明日遣役當堂投報臣昧死謹將原稾錄呈如左揭云考選一事聖明創制盛心超越戎美百爾欣欣会閣會議未定實有難焉所以難者何也蓋以工意所崇在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会歸之政府而內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欲責在司銓而館職豈應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既尊治行則吏部所

據宜之殿最而工者遂是定評即考試不必設必以文
倘內閣所綱名高下其間者稍顛倒與論將功令之謂
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各必致彼此牽扯欲求文治參半
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退廢遺珠聲華疑削詞林夫
離翰墨名實已乖凡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自
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于科道但擬遷
衙部司照常銓次其題得旨則以科道所定人數送閣
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為治行

之尤在內閣即可一覽衡文不必分心采望其高下名
次以文而定而授官編簡仍舉官評如原擬給事者則
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檢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
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圖察衆可以掄
名晴授拔科道之尤為館員既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
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是拜器識于文藝之光展褒工
副聖心下釐群蘊事無不順而行之亦可久矣至于教
習之師理自難廢但須大舉更張一新恐虞如存經濟

典故之書習平章處分之事諷誦易以講說勵其啟沃
之忠詩賦代以制誥淬其絲綸之業至于燕會往來通
行嚴禁日省月試三年有成救時之科盡于此矣右臣
自七月中陳冢臣之摺如此此捷所見臣不敢一字更
易望陛下細垂覽察凡臣所議者考選之法也未嘗品
題人物而曰某宜館員某宜科道又未嘗爲定員數而
曰館員宜若而名科道宜若而名又未嘗區別省分而
曰某省館員宜幾某省科道宜幾惟以陛下創行盛典

冢臣歷懷咨訪臣亦臣子臣亦僚友安能有見不言有問不答然究竟冢臣于臣此議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翦竟非有把持刦制之力明矣又臣近疏十六款內亦有館員取合教習更防之條是臣所得明明入告者豈為暱私又豈可以道旁虛談為干與其事乎

疏陳歷法

十二月蒲城人魏文奎上疏言歷法訛謬謂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卯曉刻月食歷官所推乃二月十五日

壬申夜也八月乙卯應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
望為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育令來京測驗

山書第八卷

元旦雷電

崇禎八年乙亥正月壬子朔是日大雷電越十五日流賊陷鳳陽鳳陽守陵內侍楊澤貪惡興常商民痛恨入骨遂舉火燒其署亂民無主集隊執香迎賊于潁州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陵寢樓殿為灰燼燔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內侍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相戰死賊渠掃地王太

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杖之于堂下隨死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被害殺死士民無算焚公私房舍二萬餘間恣掠三日開歷九德楊御蕃及江南兵至始遁往廬州事聞帝震驚下詔引罪

水西事宜

正月四川巡按御史劉宗祥疏言水西善後一為垓位之立後宜安役地宜遷一為外四里入我版圖之地斷

不可失一為郡縣衛所之設斷不可緩所云安位之立
後宜安侵地宜還者何也安位逞兵肆逆非臣一人言
之督臣朱燮元于安位生前逞兵之逆不敢出一語以
相厭督臣有何故而受制于安位一至此也可疑也至
此疏云龍場地界昔年奉旨給還水西將謂據天子
人人言督臣以此地予安位今果然矣臣愚以為立安
氏後被立者感戴國恩不難清地若立隴氏則干戈不
休而安位之妻恃督臣之庇誰肯吐退天國家不取其

地足矣寧不請遜原界那此法之所不可容也所云外
四里入我版圖之地斷不可失者何也四川永寧至貴
州畢節衛僅中間一條路耳其地狹屬貴州兩旁皆藺
土其地廣屬四川乘年奢酋作亂此路阻塞不通及滅
奢藺而平氏叛呼以為播順輻輳皇工寵虞百世之利
矣詎料貴臣挈而盡與諸夷也此地接連龍場乃黔蜀
咽喉爲分界際與播之偏一隅者猶自不同今落諸夷
之手蜀禍方大不得不力爭者也所云郡縣衛所之設

斷不可緩者何也滅地與土司不同也土司原在化外其非我有也不過以羈縻之而已今滅蔺則土皆我有其降夷即是良民當即設有司治之置衛所鎮之未有給札授目使之自守者也督臣假土司之例以為文飾非也獨嗟當日諸武臣有城蔺之賞而竟無尺土之蔺地其心抑何忍也如謂荒山險峒則播州之番山關萬峰插天中通一線海國府稱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非舊督臣李化龍所置之郡縣耶總之督臣迎肯

藺土則所云華金道與者皆虛也若土地里不清還一味文飾脫卸則道商賈之地之說何以自解乎如欲一手障天錯營隱冒恐蜀之撫按不敢承當黔之後來督撫亦不敢承當即兵部亦不敢承當也督臣未之深思也

皇陵震動

二月步詹文震孟疏言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至侵犯皇陵焚燒寢殿真古今未有之奇變君辱臣死之秋

也臣嘗博覽史冊叅觀理數天縱神明勵精求治如皇工而紛紛惟擾寇益相尋民不聊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易世而後見故爻皆以幹蠱為詞明前人養其疾必至後人始受之也皇工御極于乾綱解紐國步艱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于後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戊己之際厥藉諸臣彙征連茹而誅國罔效以致聖懷疑慮群邪伺隙至于今孽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于陰

峻砥柱莫挽于狂瀾罔兩魍魎跳舞于離明狐鼠且縱横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氣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飛稍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戲扉駭之懷士子嗟末𤀹之困商旅咨嘆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嘗改度而神情恍然不禁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煩仰屋難籌照金無術復

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饑饉又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惕功令之嚴參罰之峻不得不舉瘠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琅璫而桁楊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天冤痛之聲下徹于地雖有恤民恩下之德意而九重深邃此等悲楚何能上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虐我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羽書交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汚殺戮慘不忍言所掠婦女剃布

者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掩泛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盡是良民所報之功豈無實迹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其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弱省已一統之朝强分畛域偶居之世日尋戈矛加膝墜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貴盡機關試觀數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强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先事

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略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誤各撫分鎮之謀致祿升本今日廟社忍恫幽明悲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決策胥遷大事江南重地三遷鉅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逐之從也以此戡亂亂何由弭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出之英主而獨遭不世見之異事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鈇鉞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一朝可以塞責慰安一飢可以畢事者也在皇

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事蠲民賦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亂萌使仁人君子得專意以收民豈弟循良不惜眉于督責條議財源之濬無徒竭澤而漁盡斥惡得悉失之鄙夫廣集群策群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乏良圖理財用人無非大道選舉必得其彀則徑德可以撫綏布置不失其宜則人情自皆悅服蠱之象曰振民育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有補救之方若後養癰

不決琵琶不張俞咈無關但云已有明旨方圯既極而
尚云戴罪圖功忽忽悠悠將安底止

政本名實

二月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臣惟今日遼氛未息寇燄旋
張涓涓江河馴致大感所恃聖明哀痛率土同讐卧薪
枕戈誼飛舟計然以臣私憂過慮固非一端積痼未瘳
為患方大稱誚政本一席治亂所由實以表率之司而
為弛議之首元而效之其禍安極當此主憂臣辱災並

剝膚豈復微臣畏咎休戚喑嘿不言之日耶每見一二孫懋之流過事衍忠時多齒路碩皆糾繩敢誤摘及細微擿則國人之所皆知明主之所必察但關名節無係安危臣所緫緫竊不在此將以今月政本大臣往往居賢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實重自其固然一至朝廷有事如漢制所爲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者輒云非代本無相名吾胥止供票擬上則諉之聖裁下則推之六部持茲片語遂裘百執安得復有定識訏謨爲中外文武

侶其忌懸背于天中外之責難復有大于票擬者即以
皇上神明天縱每出已裁　以輔臣所擬視之諸曹條
奏其為俞咈不啻倍蓰果若所云必如國初之制或以
蹤迹遠補訪咨或自綸扉仍還尹秩可云事權不在尊
任為難矣則體絕百僚任兼庶事有漢唐宰相之重而
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將隆位號地親視峻言
聽忌行是從古柄用之尊且重莫如今之輔臣矣若以
經自上裁使可歸過君父則凡百司庶府遠近巨細所

見施行罔無有不取進止得自矯擅者使其得失畫諉朝廷設官以來未聞私義臣以為票擬一事輔臣未平人品心術邪正公私于此畢露皇上第靜以照之嚴以程之某事為某輔所決某事為某輔所撓某人為某輔所獎某人為某輔所抑他日某票而當則某宜任功某票不當則某宜任罪掐其肺肝公諸耳目不許以閃爍游移之故習陰陽其詞不許以刻忮險仄之深機高下其手則議任自肩誅斷自定恩讐自不得徇功過自無

所逃庶已猕之土宇猶可復安已渙之人心猶可復萃
所以慰祖宗之恫怨酬聖主之焦勞端無踰此者昔唐
太宗命諫官隨閣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所以貞觀之
治聲施不泯豈其事今日猶可更恐人言厖厖識無避
禁地黷武
三月給事中何楷疏言臣恐不識忌諱指斥輔臣荷蒙
聖恩優從壽鑄感激瀝私詆難終嘿憶臣先年為臣父
營葬地嘶請葬書有云木年于春象牙于室又云銅山

以頹靈鐘西應此喻骨肉之氣互相感也臣心竊未甚
謂然于今始信當光帝時魏忠賢用事營建慶陵苟圖
就緒旋致寶頂崩壞滲漏　重與春錄閱者慨然皆以
震動元宮為應曹褻何時而今春遂有景陵被燬之變
此感彼應理非偶然因思孔子葬母于防遇雨後修治
然出涕豈非以體魄所藏神靈依寓貴在安靜不利動
搖者乎從來災異怪變史不絕書未聞震驚頻在陵寢
以皇上憂勤思治仁孝動天惠迪吉祥豈宜有此者在

漢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以為應在貴臣孝宣帝杜陵東闕災劉向以為應在内臣不能深探精微未敢牽文比附猶于先後諸臣所共指陳其不便而似與今日之災變大相關切者則無如内操一事猶記天啟四年臣應貢入京于廷試日忽聞霹靂之聲一時同輩驚仆欲絕初共訝為不雨而雷已乃知内操砲響草茅思愛咸私謂至尊在上方將致齋怡神黈纊養耳而且左有太廟右有社稷豈堪終歲連朔受此驚撼徒以分居微賤

宗敢訟言然當時流輩自不乏人如憲臣楊漣儒臣蔡毅中科臣劉懋等非不援引利害有脊有倫無如忠賢廣樹爪牙窺竊神器意實有為而莫之聽也在易有之離為火為甲胄為戈兵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內廷弄兵之後果未幾而王恭廠災矣未幾而朝天宮又災矣兵能召火此其明徵今日之事意者亦天心仁愛孔廟有壁粘貼此以示當改弦易轍之意乎臣又聞古軍禮之制也出國則前及入國則後及旋之也是以律

文不許向太廟及宮殿射箭放彈投甎石亦防微之道
也臣謹稽閱會典于內操事例從無開載弟閱萬歷十
二年為聖母謁陵扈蹕計始選兵三千操演內庭惟時
言者紛紛至十三年三月內蒙神宗皇帝聖諭內操原
有祖制向緣扈從北郊及皇陵恭祀以嚴內外之分但
須教稍知進退即已而言官不知妄引失倫亦是職分
之責姑都且不究今已停止欽此天下咸頌神祖從諫
如轉圜為萬世神子聖孫慮至深遠也神祖罷之忠隋

後之沿習至今將戎永制臣願皇上斥忠賢謬以神祖爲法責戎京營四衛精嚴操練以壯皇靈盡撤內操用清禁地則不肖之費可省意外之虞可免策之上也如慮守衛單薄即將內操餉實選募壯士以實四衛亦其次也萬不獲已果謂內兵堪用或出之于四衛或易之于京營一體訓練另隊操演駕出則從毋使戈矛挺于蕭牆火砲伏于肘腋又其次也詩云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皇上誠過聽臣言而賜採納焉以安祖宗

之靈迓元穹之貺消沴氣而享萬年瑞必由此矣

蠲免稅糧

五月諭適來歲歉盜滋生民塗炭時于國用匱竭之際詔免五年以前錢粮又查兵荒最甚之處將六七八年分分議蠲徵但得實惠及民庶幾朕心稍慰誠恐貪猾官胥偏思乘機蒙混或將詔書故意洗延或暫掛旋收致窮鄉下邑無由知曉甚將已征者通同分肥未完者照舊苛斂及搢紳豪右須行包攬徒飽婪橐種種欺弊

皆是病國戕民剔奸全在撫按令合再嚴飭責成看于所屬各省直地方不拘山水荒僻俱大書刊示張掛執郡傳諭仍一面設法稽查密行體察如有前項諸弊有司鄉紳指參重處衙蠹豪棍盡法拿懲務使民沾實惠以稱朝廷矜恤之意若玩違隱徇事發定以溺職論治決不輕貸

福建海寇

六月給事中何楷疏言臣家海濱頗悉近事自袁進李

忠初發難而後寇禍相繼者二十餘年惟進與忠及芝龍三人就撫進忠用之于遼東竟沒無聞焉芝龍建功海上漸躋副將矣諸賊不以其以功而得官但知其起家亡命而今日富貴烜赫如斯也競欲以芝龍為榜樣謬謂非做賊必無以得官則皆撫之一字為之囮耳請著為令自今以後但遇海賊發身以勦滅為主敢有言招撫者殺死無赦如是而從賊者無更生之望庶乎有所畏而自止也猶未也二十年以前之賊未有如今

目之多也和亦謂渠魁斯得清晏可期耳而孰不其然進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又有芝龍芝龍之後又有李芝奇芝奇之後有鍾斌而斌之後又有劉香也驅逐未幾旋復哨聚如燹燹火乍赤乍白即使今日劉就殲遂以為可祖予臣未敢以一年無事矣若夫小賊不剪則大賊不止當其為小賊剪之則易及其為大賊而殲之甚難請嚴勅三省沿海副將遊守把哨官兵令賊勢衰時常出海巡哨有發必擒毋俾遺種如一年之

內守把獲賊不以數千計副參遊獲賊不以過百計即以不稱職罷斥如是庶小賊不致滋蔓而為大賊于以廓清海面庶有機乎雖然班賊窟穴焉賊窟為何臺灣是也臺灣者在彭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膏腴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載初窮民至其處不過規漁獵之利已耳其後見內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近則紅夷築城其中與奸民私相互市夷盜合為一夥此然成大聚落矣若此地不墟則海上之禍

終無時已也堰之術非可干戈從事惟嚴關出撫濟之禁巡哨捕獲者功如擒賊之例即以其貨物充賞夷人無所得利賊徒無所搶掠倘出而肆犯則以武臨之勢必將棄此地而去賊窟既墟然後海氛可靖也

戶部錢局

七月給事中王家彥疏言初設錢局原為藉錢息濟東興惟天啟二年督臣李崇延陳于廷相繼受事用過銅本二十萬九千五十四兩獲息十二萬八千六百六兩

八錢零四年循例臣鄉三僕用通銅本銀十四萬三千
四百四十一兩四錢獲息十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兩
計得利七分八分不等為十餘年來從無廷脊矣夫鼓
鑄化銅為銀非無利也利歸之胥役爐匠為官而上不
得受也查長安內外與錢法雁行于市者皆私鑄也而
私鑄之難詰莫過局之爐頭官匠此輩或隱屏而部或
朋合諸彩冊上莫辨其名或埋銅窖中或逾錢局法夜
閒莫識其氣私鑄不已繼必夾鑄私鑄則乘官司之不

覺至交鑄則每爐加銅數十斤官買與匠瓜分此弊盛
于南廠而北亦然廉其人而用之而後弊可得而釐也
然得人矣不久任以專責成可乎夫爐匠諸役者于其
局長子孫于其中以一年報滿而御長子孫之役欲責
其爬梳無遺遁挽中滿之利以盡歸于工其數必不勝也
至于并局合約爐座以便看試削人數核出入嚴扞抓
以防夾帶十日一領銅五日一交錢事如流水以使之
工無旁及焉所謂需其人而後行者也得人久任其于

鼓舞之道愈過半矣

考選拔貢

七月命各省直考選拔貢其總裁以提學分考以知推初場試經書五篇次場試論表各一篇策二道取中者起送廷試分發南北兩監肄業

考試闕員

七月以闕員之人命吏部尚書姜逢元等親試票擬次日諭吏部將尚書等官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

蔡奕琛張元佐馬之驥閔仲儼張居年籍履歷開寫來
看又諭吏部召在籍禮部右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愼
行順天府尹劉宗周來京久之陸文震孟張至發俱禮
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時震孟以稱病註籍召試票擬
實未得與而體仁方屬意蔡奕琛張元佐蔡搯力薦之
帝將用震孟蓋異數也

總河政績

七月逮總河侍郎劉榮嗣究先是榮嗣受事治河以駱

馬湖逕道濱淤乃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黄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黄河故道濬之尺許其下皆沙毋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逆引黄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河隨船而下往往為淺為淤不可以通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遷平諸舟將傾入淤不傾入新河諸舟間有入者苦于淺澀于是南科曹景參上疏糾之命革職刑部提問任內支用

錢粮撫按查勘發駱馬湖後濬舟行新河人無不思其功者胥景參田禮部改授南科值溫體仁被劾乃疏言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衆議而允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排衆議而安其留于時大爲時論不許及外補工疏稱天子門生嚴旨革職

慎推總河

七月給事中王家彥疏言運事至今歲而難極矣初若風鶴之告警繼若畚鍤之後時在行運者必欲所斷牆

之案全力修迦而並河者必欲顧原題之議全力挽黃
以致新與舊分舊官與役並忙一時之事有干河者咸
以無法或革職拿問或戴罪降級工煩朝廷幾番嚴旨
下背地万幾許勞穢而後始得僥倖過濟達路安有行
還之苟且如是而可不為更理乃設然者夫黃河從決
不常經始原屬不易然若心圖計者以為苟審之地勢
揆之人心毋諉天數毋執隅見從長叅酌心目兼到則
不待捧土河瀕而成敗利鈍之幾已形于胃中矣河臣

劉榮嗣之不講于此也大河滾滾草草鳩工非不修先事之豫竟乃成臨渴之謀此明旨之所以不免于提訊也職嘆數年治河諸臣歷經廷推乃元主告成者伊何人哉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着議解任矣朱光祚以建議蘇嘴決口逮繫就訊矣今榮嗣又以挽黄圖功提問繼之六載未戢河臣三易得無曰四瀆之墜言于唐虞之世即已然矣而談是為河之不可治乎夫河非不可治也患在治河之人未得耳見奉明旨治河務須得人

聖明洞見龔陵撓逆非同兇戕天河務與諸務不同以
天時則陰陽風雨之與候以地利則險夷高下之異宜
且敖十萬金錢是司則竹頭木屑件件俱須綜理數萬
衆人徒是役則日月省試刻刻俱須課實非其人之精
勤無間夙夜則不能潛手口而集事非其人之敏練洞
中機宜則不能周水土而四應非其人之果銳強壯不
能振朔氣而耐風櫛雨沐之勞非其人之虛心善下不
能破崖畧而盡群策群力之效稍未遍識中兩大事一

治兵一治河今則治河而兼有治兵之事矣流寇披猖

耽耽虎視爲一不戢一綫運道丸泥可封非其人之才

堪爲懲猷足籌帷幄不能控三方而資彈壓以收建威

銷萌之力廷推者可不愼選以副得人之明旨乎

保舉府縣

八月諭致治安民全在撫道守令撫道得人則守令自

然整肅守令得人則百姓自然又安年來推陞撫道內

地聽人經營邊徼聽人規避其或老髦貪庸又以情面

姑留焦以守令不才愈至民生憔悴今後吏部推陞務
詳核歷任勿得訛隨見在撫道有不堪的着科道即行
直糾其守令尤屬親民查祖宗朝保舉成法可遵自兩
京文職三品以上于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
者一人兩京文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在外撫按
及司道知府官于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
縣者一人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堪爲民牧即將實跡開
欵送部類編進呈該部再加酌核與現在應選升官一

豁除役仍分立限不舉者議處如舉得其人舉主褒敘
或犯有贓罪及屑闒無能舉主連坐糾劾者即將薦舉
緣由明白開列以上事宜該科記着

撤回監視

八月諭朕御極之初即撤還內鎮舉內外大小悉以聽
之不意諸臣習為久非學行違背過缺不論稱否但問
豈稱論人不考邪正但問異同營私節搢無微不周憂
國恤民竟置膜外甚而從而蝕剝專為升官肥家計開

有一二庸謹者又过踈而慢視職掌或庸憒為屬下欺
蒙即號才能者又瞻徇私情而不敢做又因循推諉而
不敢做所以居恒徒有虛聲有事均無實濟己巳之冬
宗社震驚舉朝束手此士大夫負國也彼不學者又何
誅焉由是不得已查照成祖監倉之例分遣各鎮監視
添兩部總理雖屬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反數年來軍
馬經制粗立錢粮頭緒稍清而諸臣或有肯任事矣今
特將監視總理等官酌量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

俟漕粮將發與掌司人數俱回監俟職仍將盤放漕粮數目實在及兩部未完事件開奏李奇茂魏　康朔張國元盧維寧魏國征王之心鄭希韶并所屬中軍把牌硬弓俱回京另用亦各將本鎮兵馬粮械經制實在及任內整飭過事宜開奏張元亨崔良用仍俟總平會同撫按布馬王希忠除去查飭守禦照舊守備惟關寧逼近敵巢着高起潛率原屬各官熏監兩鎮京營原有內臣并提督管理照舊督練雲晋登鎮縱奸事情俱俟另

議及內外一切錢根兵馬邊防勦寇及茶馬等事都在經管各官肩承內而部司外而督撫鎮道將吏務共體時艱各圖表見力塞欺蔽盡化成心若能加意生節足國恤民不飾虛聲強兵固圉即是諸臣功績朕有榮褒若復蹈往年之轍仍為自便之術因而職業不舉或遂內逆之時不惟國典具存諸臣之忠猷何在良足恥矣至于科道官但有重事無不委託既為朝廷耳目當于大廢留心條陳力發糾劾仍因私隨苟從軍國生民起

見自鮮貪詐溺職之官如徇情蒙引顛倒賢奸有事蹟
發露亦難逭追論可不戒哉諸臣慎始終允職朕言亦
將執此時時考之已該部即通行詳飭將諭

分布勅徳

八月諭兵部盧象昇著以巡撫職加銜總理直隸河南
山東川湖等處軍務統領兵馬洪承疇督勦西北盧象
昇督勦東南如賊殺入秦豫昇督兵入關合剛𠃵務
令驅土寧靖立肩悃功其監軍道臣河南着戴東旻湖

廣着留胙土南直着史可法各往專職再催運各營粮料選着祖寬同諸部兵馬星馳前往二道調度合勦前進粮芻糗所着原來同知先會地方官設處不許違誤取罪臨敵各爲聯絡策應不得孤單恃軍深入一應錢粮即于河南湖廣未解新餉內應照例關給不得概餉守兵其陳洪範徤丁三千督令防護陵寢毋得刻懈至次年九月以兵事戒嚴陞盧象昇兵部右侍郎即賜尚方劍總理各鎮援兵象昇方追流賊至郿西得報卒

兵入衛俄改總督覓大山西軍務時闖王已誅蹈子瑰
已為象弄追逐入秦河南少寧自盜衆擾河南北者三
年夾河千里雞犬無聲賊既無可掠又合于中原羅而
颫之群盜盡入楚疆悉銳以相持及是象昇以闗遼之
兵北去老回回革盤踞鄖襄間休報息馬秋高食足乃
合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屯駐而下
蘄黄六合懐寧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于儀揚
咸均事宜

九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疏言臣聞之記曰
君民教學爲先故士無問中材雖工知下愚未有不以
教益知破愚者今天下多事情適才絀名行不立績用
不彰若以臨淵之羨進議張羅網如結網之求退言教
育且天不言教則已教則豈有不于太學者乎太學之
制振古已崇莫盛于我太祖手握鑪錘禮隆法備彬彬
之盛于時最多嘗曰宋訥所教個個有用朝廷好生得
人以爲皇帝聖智察材如鑑其曰可用必真無不可用

者矣後乃積漸至于 陵夷原其所由納粟興而教廢其說有三以貲入矣復不可得為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佐邑丞止耳三代以後之 士莫不借功名之一途引之道德既期菲薄豈有陶成 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由科舉科舉既工時文一日而遇即可希拾大科學于成均咨行考文踰年考試興材振德千古一時際此時猶曰教士不急是敢陛下 又曰士不可教教不可成是誣人材亦誣古聖先王亦 誣高皇帝凡人臣為此言者皆苟

且悖謬不忠之尤者也臣爲此感發斷爲陛下言人材
必可教而成祖制必可求而復惟陛下裁察誠必行此
宜先定規模規模之大者盡于八議一議分合流品貢
選捐納劃然兩途流既不同教亦多術請以貢選爲正
流捐納爲閏流貢選主于教成不限捐期惟以積分數
捐納爲率捐納存于風示則依原定捐限捐期爲率所謂
分也及捐納之中必有英奇之士許得嚴加選擇拔其
尤者進同貢選一體教習亦必題明奉旨後准改流其

流二十取一寧刻無濫又黜有選之不率者退處閑流比于移鄰移遠而凡遇季考科試則兩流並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鼓之舞之其在一分一合之際乎一議當定教法教習有選一遵祖制自廣業遞升至率性堂則與積分積分者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參文與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內積至八分為及格得擬歷出身不及格仍坐監讀書所教之事崇德行明經術治文章尚矣而求

致其用必與之講經濟之書求天下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歷技術以時開及其投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遴拔請旨同貢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之資亦宜以貢選之教教之惟不輕改流以滋倖竇不程分數以妨撥期其又次者各相其材以施教格雖甚鈍劣必使講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他時雖幕倖螻螘亦可不致面牆如此則無棄人矣一議慎選分堂六堂分司教鐸宋臣有言先廣求賢德使為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今

請令吏部博訪名儒不拘甲科舉貢必求四等之人而用之四等者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時達氣足服人凡茲四者皆必有範有法可以造材才地偶乖則咨部改調不肖失業即應時糾黜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又請遵照舊制助教以下得同博士一體考選非徒彰勸亦以示平一議崇尚經學聖神首出崇經右文海內通經之士儕見輩起開來陽諸生趙僉謨

年十八通貫五經得其指歸又閒有兼通十三經者即
士如此豈可廢之璧觀虎門之外宜令各處有司不拘
廩增附學有通五經至十三經者考驗得實即時通詳
撫按起送到部請廷試發雍肆業臣又仰維陛下興小
學以正蒙養講春秋以彰大義聖人之學包宏貫纖如
此令小學既已頒行宜令天下諸生兼治春秋之學蓋
春秋取義于公穀胡氏徵材于左丘明士如通此者則
體用之事一備矣或慮天下資性難齊請自雍大始高皇

帝令國子士習讀春秋一法也 一議甲闈文體令欲致
功必求奇才文亦如之士惟不能奇于是詭怪謬悠雜
以異端之說此陛下所深禁陛下之禁此者求奇之心
甚明今或不察迺畏功令謬以膚為正以淺為平其心
皆存于句章無過之文與句章無過之文其于世必無
功亦豈真能無過于今如彼臣教之臣不能教也臣教
士為文必以五經為師五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自
兩雍以及天下郡國衡文之司苟求崇禮必無抑才抑

才之詠與滅體等一議分別選格由積分出身者分別
三等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必過
溢其本分惟脊由吏部一日之試而定今以太學歲月
之聡而分非役官也臣意以為本監敘成取選又豈得
分敘等選格為兩事乎一議召授簡試太學之士乃天
子之所自敘自試而自用之者也恭請洪武欽定規條
內議出身一款云有才學超越異常者取自上裁高皇
帝親召試張唯等十餘人授翰林院編修蔣學等五人

拜給事中其他選授御史部曹方面不可指數今敎法盡復而此典不行則士不勸請敎成之日于前三等之外　有殊異卓絕如訓所稱者臣監將疏奏聞恭候陛下遍使殿名入親試之或給筆札或書問難有當聖心破格擢授否則已之其甚不稱司成之臣並承顯罰夫殊才不敎耑問難亦且可否悉取聖裁即閣臣無從仰覬覦心何由得啟倖路何自能開建之則非常行之則無弊計每舉即不多收得二三人而天下數萬士精神

勤如奮勵矣一議清楚歷事祖制積分及格即撥各衙
門歷事蓋欲其練習政務即進士觀政之意自積分法
廢而此意蕩然固有正歷雜歷之分正歷止朔望一揖
雜歷乃使之寫本雜歷下同隷胥又復開贖歷之例正
歷聽覓替身雜歷胥輸寫值天求其博覽有得而借而
為之已可笑已況寫本非儒生所嫻輸銀豈養士之意
今請歷事無非正雜名色凡當咨撥一照舊規各該衙
門以次分派惟以本監考定等第為其歷期之多寡工

等三个月中等六个月下等九个月各衙門收到監生務查有無替冒因而教之政事示以歷練之方一切膳寫投差悉與革免滿日考其勤惰開報吏部不幸之甚者發回本監再行教習存體責實無如此者凡斯八議臣所謂規模之大者悉本諸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其諸一科條約束臨時損益有須奉旨者以請臣今不敢槩稱抑臣猶以斯舉雖循舊章實同肇造恭請特頒聖諭親灑宸翰日星雲漢興振群心然後令之行也如

流水矣

䟽糾司農

九月御史鄭啟隆疏言臣聞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即劾雄不應選貪污者今戶部尚書侯恂舉臣者也臣為國忘私不援古人寧敢三緘請悉數其罪可乎大學稱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天子三千之徒其鳴鼓而攻之者惟有冉求聚斂孟子稱三王巡狩惟掊克在位則有讓從

古聖賢惡言利之人如此其至也自流賊發難以来無
如客冬今春之烈所至之處民無不望風相迎何以故
則以困于徵歛與其飢死不如盜死計秦晉楚豫鳳廬
之焚戮寧啻萬萬之命誰殺之惆殺之也惆殺之其罪
一也流泄素所垂涎在維揚金陵耳鳳陽之凋賊亦稔
知無恙方圖潁州而鳳之窮民遠數百里相邀于是賊
遂擁衆鼓叔震動祖陵試問誰使發祥重地一旦化為
灰燼惆釀之也罪二也祖陵既震感愴聖懷在外諸臣

方勦扞掫計招撫蕩海內外延頸企踵仰冀宥之詔令而恂且効江浙吳楚各撫按任俸帶罪使扶杖視聽之老幼僉謂寬之日何有此督責之嚴盛典為之不光其罪三也人才者天地之所鍾毓祖宗之所培植得之甚難摧之甚易今海內科甲强半守令幼之所學壯之所行誰肯不以撫字為政者而恂不論地方不分豐歉嚴立叅罰或前官之拖欠累及後官或地方之積逋累及守令于是即有馴雉集鳳之賢不得不化為碩鼠猛虎

之毒使海内之人才壞于參罰苛酷罪四也語曰利不
百不變法又曰知者作法愚者制焉首施尚通時考績
通袁世振講求鹽法十年方奉特遣清理攷一變法而
信從恂不學無術妄意紛更不規孰理之舊懸定取盈
之額舊崇銷至十年遞窮兩項供增紙上之虛易欲填
庫之實難騎商人怨恣載道司計幫盛求脫猶自託曰
寬其積逋尋其壅滯將誰咎于罪五也皇上所嚴禁者
賄賂也恂則陽假考成陰規厚利考滿受參罰考選

奚無恭罰省直錢糧那緩就急或已解府司而未到者
或正欠二三十兩者差役賫文入京道阻且長往返維
艱不得不稱貸湊補又欲題開複告缺不得不稱貸備
禮杜收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罪六也其他剝青衿
廩餼廢有司公費剋核太甚又其餘矣此等臣立朝一
日醸亂一日一時則醸亂一時今皇上明正典刑列其
罪狀布告天下流寇聞之有不投戈解散百姓聞之有
不呼屡更生臣不信也

修省罪己

十月初二日兵部撥出上諭朕以涼德纘承大統思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任匪人遂致內外交訌若使撫御得人何致以全盛之天下文武多人倘肯實心為國何難滅此而朝食無奈營詐日聞實功罕覩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殘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業已不勝抱憤及至今年正月寇至上干皇陵祖恫民怨責實在朕于是集兵措餉勦

限之責戍衍望執訊殲兇廣衆上慰下對又不謝諸臣
夫衆再合潰決猖狂甚至大將侍于小醜兵民敢于無
上地方復遭蹂躪生民又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
若不大加勦除宇內何時休息已再留多爾袞調勁兵
互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士卒甘苦飢
寒深加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
水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甲冒險朕不忍獨衣
錦繡于今十月初三日居武英便殿减膳撤樂除典禮

外一以青袍視事以示我與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尚期文武官員各省察往過淬厲將來上下交修用回天意馳諭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務約聯絡合圍大舉直搗中堅力殲勁寇盡賊數雖多真賊原少勁者既殲餘自麋潰但防埋伏更番不可孤軍深入勿得貪取遺物縱合奔逃仍須裹粮相繼勿致中途缺食有失機會賊中除戎魁禍首必誅不赦其脅從蚩蠢須開與生路須行曉示投戈散解准免追求或乘間來歸即

與安置救回難民不許冒功并究降逃本地方一體撫循嚴禁侵侮庶可上答祖靈下紓民恨功成凱旋不吝陞賞總督承嗣已奉尚方總理象昇亦便宜行事着戎政太僕光祿三衙門共發十五萬兩內庫發大紅各色蟒緞紬布三萬疋分解各路軍前充賞應陞者疏奏聞有罪立行正法應奏者飛疏糾參巡按御史及監軍監紀詳行稽核速建奇勳勿少玩延自甘顯戮

因陵糾閣

十月大學士王應熊亦回籍應熊在閣二年屢被人言給事中章正宸糾之至下獄給事中何楷復糾之未奉旨而遂具疏激辯以其閣中有泄漏情弊合刑部究其家人而應熊任事如故及皇陵之變建城修陵內閣隨例捐助給事中范淑泰疏云陵寢失事實由楊一鵬一鵬撤防原因應熊使應熊不擬此旨何至失事在他人可捐在應熊不宜捐應熊不敢辯上亦之回籍

內閣水火

十月科員例陞應屬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吏部尚書謝陞出疏糾之謂其爭官講缺譽卿辯云科吏陞轉事在吏垣題在吏部臣何與焉臣處劾輔臣溫體仁觸忌已深日思所以中臣陞乃體仁所舉欲逐臣以報舉主也譽卿竟革職去體仁復上疏糾文震孟曰前冢臣謝陞參許譽卿疏發下票擬時同官諸臣中有為譽卿容文者以臣擬有殊干法紀一語意甚不平次日又蒙御批改票臣商之同官士升述吾騶震孟之意謂當擬

助或令回奏臣不敢徇改擬罪職為民以聽聖斷及震
孟見臣所擬忽然曰科道官為民是天下極榮的事天
皇上所以勸懲天下者惟此賞罰大權如震孟之言是
明謂朝廷之賞罰不足勸懲也以心膂股肱之臣為悖
理蔑法之語臣不知其解矣請罷臣以謝震孟奉旨許
譽卿以營私被參是冢宰職守卿從公起見朕久鑒察
何待剖陳覽奏心跡益明卿為首臣同官固應商確震
孟吾嗣亦不得徇私撓亂時事多艱着遵旨即日入直

佐理震孟冠帶閑住吾騶所合致仕同時去體仁復糾
庶吉士鄭鄤曰鄤受胥以箕仙幻術惑父披剃至于迫
父杖母其母舅閣輔吳宗達每言輒流涕等語上下嚴
旨革鄤職提問鄤辯之曰臣讀溫體仁之疏驚怖欲絕
不信人倫天壤之間有此怪誕不經之事婦為夫杖既
未有之人情父為子迫豈誠絕之天性且臣父亡八年
母亡五年而突發難于吳越隔省從無一面之首輔豈
為人所誤而不察耶臣館員兩月家居十四年荷皇上

於生之恩痛天下多故感懷發憤每每信口信心狂直無諱將無輕言之過挑激成之以致于此皇上赦法明刑哀矜慎重必不以耳傳之語遂成莫須有之案也下鎮撫衣獄鞫問

宗才換授

十一月禮部右侍郎陳子壯疏言臣伏覩陛下求賢圖治之盛心致甄拔于宗才明援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

職其陞轉如常選法至再至三必欲見諸舉行臣待罪禮官二年矣從府科部諸臣嚴議此事僉謂三百餘年之曠舉宜加詳慎然臣恭承鄭次之明諭實非尋常所能測度者蓋易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充與睦九族以平章百姓人徒見官人以族一若有親比之迹者殊不知聖人立賢無方一平章百姓之心也聖人之待九族也與天下士庶同其親之而賢之義有無該者也比者聖諭通行保舉之法令兩京文職

三品以上于進士舉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撫按司道知府官于舉貢監生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一人亦何嘗有私于天下之才乎陛下之意誠以科目所以舉才而有不盡于科目者今乃四出弓旌廣張羅網即使諸臣有內舉猶且不避厥親而況于天潢之派乎聚所諭臣部至稱賢才不外乎科目殊屬偏見者正此之謂而當四方多故人才搖落求所謂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于宗子維城之中即拔

十得五詎不勝任而愉快然而事有未必盡然者三有不可行者五請溗其愚為陛下籌之國家設資格以處常材而又不能純用資格以待非常之才蓋不時非常之才不勝常才之多也亦以非常之事不勝常事之多也是故文武四品及在京堂以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斯得銓註今進士初任亦止循其甲第逌不次擢用往往超越常調焉若非有殊庸異績及國家非常猝變未聞拔卒為將

徒步而至卿相者濟濟先生非多于萬邦之黎獻也將資格可以不論而非常之士亦可輩出于臣竊以為未必然也自宗藩四民之業開其有文才則于文科見有武才則于武科見宜已倘謂二科不足以盡才倍宜致重于二科之中似不宜因重才而輕二科也典禮雖大對拜未省朔賀獨朔賀于策士傳臚之後致辭天開文運賢俊登庸何如其重也今謂進士豈必賢于舉人則舉人豈必賢于貢監貢監亦豈必賢于齊民矣然則天

下胥為舜氏已矣又何必辛苦計偕以厥有司續食乎而臣部奉功令所日厲飭于科場文義字句之間凜乎其不可輕貸者又何其重也然謂科目之外遂足以盡才臣亦以為未然也夫科目之制本六經四書之文用濂洛關閩之說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不出乎此其獲儁者節義勲伐于此乎基其即不獲儁者于此耗雄心消餘年亦不失為白首窮經之士亦祖宗磨礪一代之奇物也故庸有通科目之義而不能窮理致用

者矣未有不通科目之義而能窮理致用者也今宗藩中非將軍即中尉有食祿之責所以屈首讀書者爲有科目之資格可望進更榮耳使見不屈首讀書亦得敘拾爵榮以去誰肯避逸而趨勞乎而謂將有劉向李勉趙汝愚之才不由屈首讀書而進者臣亦以爲未必然也臣謹按洪武三年開科十七年始頒科舉定制猶在戎行戍衛祖宗之意未嘗以換授官職與科目出身並者當是時也親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高皇帝親歷民

開科見有懷才抱德如葉琛章溢之流應有遺逸異日子孫千億亦宜有以致詳乎此也而非必謂已經開科復行換授之如此其多途也故當時任用則燕晉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邊允之子文正然且不敢況今時勢視高皇帝為何如換授之議臣期期知其不可矣乃至齊黃諸臣冒晁錯之禍戒成祖非不心高皇帝之心而時勢殊也嘗駐蹕于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于此其對明帝曰為善最樂當時諸王汎汲惟蒼有

貿名至今朕嘗以此勵諸臣卿等勿忘斯語列聖續承
因是而飭越關奏摺之禁約因是而嚴王親任京官之
條日列聖非不心高帝之心亦時異勢殊也不特此也
國初親王有每年朝覲之禮凡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由
各衙門直詣御前且有守禦兵護衛兵而且又許歲時
出城演練者此大都開創之體制則然謂擬援為祖訓
將議而行之如前數者獨非祖訓乎亦將議而行之否
也而臣固有以知其不可矣高皇帝之時親王之祿五

萬石緞絹鹽菜之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
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米萬石又不能給而代慶遼肅
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高皇帝令自己出而前後已
如此夫祿與爵一也乃祿猶可視物力為盈虛爵則名
器所繫一假不可復收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
又將何所限量乎當河套初失襄陵王沖秋願率子弟
及增與總兵官從征憲宗皇帝復書曰朕已命將出師
征討矣茲得王奏見忠愛之誠憂時之意但宗室子孫

名分尊崇雖與總兵官同事自祖宗以来藩邦無從兵共討之例夫從兵共討與勒兵脩造戍希矣而先朝致謹于此今宗室中忠愛憂時如襄陵者不乏也而其才能又以文武舉也假設以此來奏陛下又何以復之才抑亦概許之否也而臣固有以知其不可矣親王之耳目未免爵之長史令也長史之考察不屬之該撫按而屬之親王親王以為賢長史不得而與同也長史不得與同而該撫按又孰從而核實乎故親王以為賢核實

賢則可如或不然巡方之參差多有不便者矣核實以為賢考驗賢則可如或不然館驛之伴送多有不便者矣考驗以為賢至任用授職也始終皆賢則可如或不然參劾之瞻顧考功之連坐多有不便者矣而臣以知其不可矣在外之八省有王府也在京而六部風憲衙門之多有關于王府也進士舉人三年一試貢士一年一試將來銓法推陞已不知何如其衡量矣文武才能之目是未可以意計者也既皇望而招之將源源而來

懋人以待缺于懋缺以待人于柳權宜以處之也而臣
又有以知其不可矣蓋公家之事總為公家計萬全非
徒取銷繳于一時也臣觀大凡見有所未明學有所未
及有未必然而不礙于行者則寧姑從而申之有非甚
利于行而猶與其然者則無遽難以阻之今也有一于
是乎責臣之議其何以議之臣部經理諸務宗藩是其
大端故有善必揚有罪必覆者職掌之宜也雖臣之愚
視篆三月名封婚埒惟恐後時旌獎卹謚惟恐缺典條

議恩詔恤貧矜罪惟恐不盡而獨此模稜一事反思過
計反覆囁嚅以告同官欲以入告者屢矣又恐萬有一
分涉離閒之嫌斧鑕不足贖罪然臣忝侍講筵仰窺睿
聰雖至迂疎無當之論偶涉忌嫌尚且傾注不懈矧茲
事係甚關遠大非輕易言故寧冒昧瀝其狂瞽毋寧盡
諸以　模稜于兩可敢此心以欺陛下異日將謂臣在
事之久有所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雖斧鑕不足贖罪也
臣鄉之光達輔臣孫儲當武皇帝威震同列引避之時

代草恭王收地一語竟以回天而事遂寢臣每嘆息當
日感格之奇轉成下濟光明之美况今逢神聖之主乎
事即少異所以防微杜漸也意則一伏惟陛下俯賜採
納允罷前議諸規銓政所全實多國家磐石之重于是
永安祖宗繼述之隆亦為盡善臣愚幸甚如或微誠不
足以孚鑒謭識無當于遠猷則請勅下五府九卿翰林
科道等官各抒其議以憑裁斷或俟保舉知府州縣之
法行之有效然後推倣其意以保舉宗才亦未為晚疏

入以為確門欲杖之内臣力救草職

考選更易

十二月吏部奏考選科道部屬等官部擬科內改御史者一人洪啟遵部擬南科內改北科者一人鄭士楷部擬道內改科者一人李化龍部擬南道上改南工部主事者一人梁　盍部擬科內改兵部主事者一人鄧謙部擬道內改真定府同知者一人黎玉田部擬主事內改科者一人曹代之改道者一人武化之部擬府同知

上改御史者一人許自表內官代之由舉人許自表由
恩貢時李化龍到任之日上疏曰臣才能謭劣擬授御
史已為過分不知皇上何所取于臣而改為科恩則厚
矣伏自循省求其所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帝怒其言
令部降調化龍以假歸不復出黎玉田為同知半年陞
昌平僉事踰月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許自表
巡按宣大疏參溫體仁降上林苑署丞
知縣糾參

十二月廷杖滋陽縣知縣成德還戍成德賦性抗直為令滋陽于邸報中見溫體仁因工結黨借刻薄之術馳除甚類輒欲具疏糾之為同年楊士聰勸止及與知府王國賓不協國賓揑致揭之同巡按為好善具疏糾參逮至刑部審無確據乃使人訪之亦知其誣將釋之矣在獄糾體仁奸狀體仁工疏言已糾鄭鄤使德報復于廷杖之于朝坐無主贓七十兩立遣之戍所繫其家屬于京嚴比其母況氏聞子杖不復痛曰吾為范滂母矣

乃俟溫體仁于長安街迎其輿而詈之指之爲妨賢病國如林甫秦檜成德既中語侵大理寺右寺丞史𡑍上既糾之曰臣曾糾錢龍錫與逆璫同一定案乃錢龍錫東南之盟主也廣結朋黨構鬭朝紳而龍錫雖竄龍錫之姦友姻親日事洶洶思叙職以徼之知有孤兒不知有朝廷把持構嚂首謀起用則百足之力見矣職爲言官不爲威怵不爲利誘彼謀陷機關則未頃刻忘也噫職亦危矣不意綸扉之線索一斷議論之風雨寂然

刻指叛倚成德以肆羅織之端聽番菲犯亦應召募而是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

司理建言

十二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工送服敗壞已極一疏奉旨朝廷委任責成文武一體何謂重創撫臣優遇鎮臣其失事處分俱經確覆即鎮臣亦未嘗獨寬湯開遠如何逞臆妄言本內做亦罪不做亦罪不做罪輕做罪更重等語是何所指還着明白回話開遠疏奏曰臣聞從

来聖帝明王磨礪臣工以戡定大亂者惟此賞罰兩事然無分別之賞賞不足勸猶無賞也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猶無罰也賞罰無分別于是諸臣之不肯做不敢做者罪而肯做敢做者亦罪甚且肯做敢做者視不肯做不敢做者之罪更重賞罰俱濫勸懲無當如此而欲磨礪臣工戡定大亂者雖堯舜復出不能也若撫臣不肯做而罪輕者臣不敢蔓引姑舉事關辦寇者如秦如晉或本無賊而致有賊或本無不可撲滅之賊而致成

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宴劉廣生何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何以當日履分視後皆輕如綫國事至此承大壞極弊之後且以掣肘之盡空拳之搏極力支撐無救燎原何以履分視前更重臣嘗歷數近日呈上為辦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者一逮撫臣者二褫罪撫臣者二甚至巡方與撫臣並論而併逮兩撫臣又甚致計典與失事牽合而併褫一南樞臣若道府州縣之逮褫議罪者又不可勝紀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即倘

禄有一誅而逮者才甚至避寇縱寇養寇皆可致勿問極之議處不過一降級戴罪而已名曰處分與未處分等然則師之不肯做不敢做者直謂之無罪可也又安有輕重可言是皇上于文武兩臣委任開責成不同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而不獨寬者獨一撫臣乎臣任中州而以中州一二事為皇上陳之按臣胥倜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捐贈八千餘金濟師兵料理防守即瑣細事宜亦與臣札往復商確值至默淮任眾懷始

方此賊蹤汝原未纖毫失事亦未懲忍當寇竟從逮配
將來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在河北拮据
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于背猶親率五十騎馳救武安
而行削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司道矣又如知縣史弘
謨作令宜陽寇從澠池突至率本官偵倫責嚴寇無敢
薄城門今歲六安州城之全本官之力獨多士民見之
公揭科臣入之叙疏坐令褫罪終猶將來無肯做敢做
之州縣矣如寇連出沒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擔忠慕義

夙夜登陴又蠲金八百募兵堵禦其父亡矣其子踣延
代爲乞恩皇上即慎重卹典何至併其子之官職而奪
之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又如銓司惟雜職奬孔
難肯臣鄉吳羽文極力披剔至刀筆胥豎閧然而起羽
文略不爲撓乃以起廢一節上干聖怒夫羽文覆奏即
欠詳慎亦以用舍聽之皇上何敢尋指其當用其不當
用以市恩私乃長繫深求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部曹矣
臣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供經確核天皇上所謂確核者

以議廢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覈糾舉有揆臣也
有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算及前後著
數一一分晰為皇上告者乎非諸臣之不肯為分別也
知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故不
若不分別之為愈也所以地方失事日有銓部議廢司
敗議罪揆臣議糾舉而于盜寇安民絕無少補則今日
所以少者在賞罰乎在分別之賞罰乎臣聞盛明之世
畫地為牢不可入刻木為吏不可對竊觀累累被罪諸

臣其賢者故意對薄不復以疏遠為辱而不肖者往往
妄相比擬引後無復自文自　之心正以爽躁同因而
賢肖婦孺並論也夫賢者不以疏遠為辱而不肖者且
以奸壁藏身將使士大夫行誼日非廉恥日喪人心與
封疆俱盡可不為寒心哉故臣亟以分別賞罰為今勘
定要術蓋有分別則賞罰清賞罰清則勸懲生勸懲生
而後有可留之人心可鴻之功叙潰池弄兵不足慮矣
皇上闢門念般日修曠見之典且欲登進雜遠廣行保

舉臣以為皇工誠聽臣之言分別賞罰即令在廷諸臣在野諸臣儘足為皇工供任使佐勘定奈其不然即朝辟一人暮薦一人徒滋情面而濶流品于以求治而愈遠矣臣又見近日推舉職方稱乏人非乏人也以人皆視為罪府不肯做不敢做耳年來銓司以罪逮者踵相接也吕省雅下獄自殺又冤憤不平之極矣清朝有自殺之臣子徒令其父哭于途婦殉于室卒無有白其枉者六月飛霜皇工未之察耳今李彬鄭瓛祚又逮矣天

銓司職方為文武走集之處而奸徒影響射利亦復如沸如羹臣以為待訊諸臣果其身受賄賂國法自難少貸若其叢徵也亦宜亟賜雪還以故物倘漫無分別終從文致更有如肖矩之欲恨者又豈平明之理哉臣敢因分別兩字而併及之帝以其欺罔恣肆革職撫按拏解來京究問